



15
1272
4



仁
號 2847
卷 44

困學紀聞卷十四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張錫澍氏贈

考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三百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考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



1272
4

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了齋若璩按了齋陳瓘號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

元中始與十哲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

哲為坐像集古錄李陽冰繪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闕損等九人為立像陽冰修廟

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

突厥自古已來嘗為中國勅敵今酋長並帶刀宿

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

史於尉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

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或謂太宗以既效自滿非也

鄭毅夫若璩按毅夫名辯安陸人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

所為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

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

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穢鄭伯

克段于鄆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為

投機乎晉欒書將弑厲公召士甸韓厥二人皆辭

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

公謹遠矣

若璩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

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

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雖不

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

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

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

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

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姦臣

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若璩按唐房杜並稱

而杜以貞觀二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罷故止及房房相二十三年李相十九年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涪

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

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

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

之夢皆此類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元年

改佩龜以予武為龜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考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言度

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此鬻牒之始也

若璩按出裴冕傳食貨志則前此安

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道士僧尼實不始於冕至今祠部給

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勇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揜如是臧堅以刑人之言為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若璩按紹京起家錄事耳故王氏謂不敢望第一人之李揆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亦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甘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考歟碑云大中五年念功錄舊詔

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為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宣宗召韋澳問內侍

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極之黨歟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然豫為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孔光黨王莽則不言溫室樹不足以為謹席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為謹容齋續筆辯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

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爲人大槩
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
吹雜說不足信也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
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
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辭而止愚按崔圓相
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
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爲相加集賢大學
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爲辭傳誤
矣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

稱是實不副言矣愚考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

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

副言也

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

謂翱爲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

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荆公嘗辯之曰

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學庵筆記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

之愚觀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

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

大曆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

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考此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為準此東宮畫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為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曰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

南豐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李德裕傳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祐六

年制策胡武平撰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

蓋弘字避諱誤以質為賢若據按今樂城應詔集韋賢賢正作質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

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媿閭

里民秩穡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若據按韋應物

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為

狀頭有李肱

若璩按李肱即開成元年賦寬裳羽衣曲八韻長律登第者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

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

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廕一人

若璩按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戊寅錫李廕制

科出身官終著作郎

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

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

得失也

若璩按王應麟傳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交棄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

憤誓以博學宏詞利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燾傳子廕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邁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命二十廕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廕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即劉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

讀者別院供饌

見鄴侯家傳

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藝文志員俶太子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

進書召試直弘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俶

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

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喆為應物傳敘其家世云負

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

纂唐書韋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

二人同名歟當考

若璩按晉尚清言而晉書無許詢傳唐尚詩歌而舊新兩唐書無韋應物傳

劉闢亂于蜀其嫂庾氏棄絕不為親白樂天為詩贈

樊著作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爲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諂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誇詡符瑞雖賢者不免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

爲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

本於此

若據按唐藝文志有王儉弔荅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名又始於此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專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正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

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非福則是諂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行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昇元稹浸潤之內愚謂稹在穆宗時昇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顏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楊綰贈官制云厯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

史臣

若璩按史臣謂劉昫舊唐書

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滴水李氏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柏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栢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寺名與前不同貞元元和咸

通迎佛骨者三

若璩按癸丑冬薄游汧隴經過扶風縣北之法門寺買唐天祐碑始知即無憂王寺扁尚存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楊文莊公徽之

若璩按徽之字仲猷浦城人真宗特置侍讀學士官之本傳不載其諡

好言唐朝士

族閱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

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

宋敏求續為後錄五卷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棋矣出說文引虞書棋三

百有六旬李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賜若據按今本作賜出

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類此

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

論略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答問

李翱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為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為張文定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李微之若據按微之名心傳并研人薨臣之子道傳之兄見儒林傳

考國史誓詔在慶曆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

年二月文定始為學士封冊乃宋景文撰朱文公為張忠獻

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

光堯按光堯高宗尊號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

之罔羅舊聞可不審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

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若據按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明皇之嫡母也縱一后並配當行於開元四年

不當遲至二十一年始祔失禮之中又失禮矣王氏析猶未精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

為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

嶽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為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

若據按歷代名書記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新唐書作盧鴻字顯然亦各有本

張融語出南史隱逸顧歡傳通鑑考異引中岳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無一字

考古編以通鑑正觀十三年房孛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為今斷來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于唐也

若據按胡三省通鑑

唐紀註今之讓官者奉表三讓不許勅斷來章則閣門不復受其表即唐制之斷表也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

管華嵇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

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議

此姦臣名氏之同者

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

兩毛遂見西京雜記員半千詩用之若據按名氏之同之奇者莫

過王莽之前有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買臣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箴用之

李方平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平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愚按

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實重蓋誤以傅

隆為沈約也

若據按宋書傳隆傳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無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

蕭邁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

出唐史云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

世系表梁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

若據按俱表所云齊梁房者也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若據按通鑑不取非也明王三原應召至鄴鄒

智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鑿殿奏

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讒

裴度

韓文公子租雖有金根車之譏而租子縮袞皆擢第

袞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

見昌黎集

元稹為越州復奏罷之

見白樂天集若據按亦見本人集狀中

蓋嘗罷於元

和而復貢於長慶也

若據按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合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至孔戣奏罷則在元和二年只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戣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方合鄉邦故實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垌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

科記伉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實應已後

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鄆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之伉是時為學士非待詔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唐史不為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哀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

韻之內以大姓為首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鈕丘茅夷指為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謂寶不知自姓所由來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受金事未詳 若據按文心雕龍云班固述漢遺親攘美之罪微前鸞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公理仲長統字辨之究猶上文論之詳非辨其誣也 其實二句純用北史柳蚪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 何肥瞻曰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安得晉時猶有子在覓米事証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

讎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為

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廙作亂珣子弘廙子華並貴

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當從文粹

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劭

韶之弑君之賊也身為梟獍而秉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暇可以戮

人 若據按晉安帝崩乃劉裕使王韶之密加酖毒故曰弑君之賊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

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

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

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姦臣唯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

之排韋昭盛冲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良之

術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為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篇取之若據按孟詵見唐書隱逸列傳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愚考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甸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瑄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

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瑄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

脛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

論若據按見程俱房太尉傳後論發揚之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我末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瑄可謂善謀矣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

柳州司戶以新史考之當從唐鑑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常袞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袞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宗以來始變天子

喪為二十七日

世多以短喪議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平宗始也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

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若據按王氏晚歲自撰誌銘有曰其仕其止如偓如圖聞者咸以謂實錄偓即韓偓圖則卷二十之司空表聖上邇求云慶曆當作景祐蓋鹿籍為漕時奏上偓詩始得官其裔孫也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治軍有軍禮

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

俗易成公李椅也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常衮建中初為閩人設鄉校李椅在其前若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

許敬宗諛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諛榮靈而更曰恭二
事相類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諛曰忠是獎弑君之賊

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

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

若據按贈張衡乃高祖
於義寧中事太宗貞觀

二年以裴虔通弑煬帝猶削爵流驪州父子刑賞
殆判若天淵矣故曰唐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

朝野雜記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

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

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

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

其說本
程沙隨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

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

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

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考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

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賜諸道崔頌傳云

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

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

田

續通曆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賦
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為圖以賜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叅人之說或議其失司

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

乎立言之難也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為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為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為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惟顏魯公張司紫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若據按鄧州乃錢若水不燒楮鏹呂南公為文頌之

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暉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暉太宗子故用梁

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冊謂此也

若據按宋藝文志亦云杜嗣先景公

武以為虞世南何也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

范質欠世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者之訓

若據按王蠋忠

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言直至宋代而明一明於太宗責范質以死一明於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後為人臣為人婦者之防始嚴故宋大有功於綱常余聞諸前輩先生云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享契丹而興晉之興

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

家者如此況天下千萬人之心乎

若據按凝式亦歷事梁唐晉漢周法書中所稱

楊風子也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

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珽

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今

在陳畱按五代通錄李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

地理志陳畱有外黃小黃縣

五代史記改小黃為下黃誤也當從通錄

困學紀聞卷十四

困學紀聞卷十五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

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立叛兵逐帥

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

炭我藝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階一級全

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

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

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為郡

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為縣令以去鎮將之貪

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

高宗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勅命而曲筆況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

崔伯易感山賦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

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

縣所以培護本根也

若據按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何時人余取宋史崔公度傳以覆曰伯易其字也高郵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鑑卷之六以伯易為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故改曲轅先生作見孫公談圃有天下者上之藏富於民次則藏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
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
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
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袁機仲

若據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即作通鑑紀事本末者

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

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為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已未改元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按度宗初即位乙丑改元初召洪君疇按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待御史召在道為監察御史張桂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諡文毅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儉人其惟端士

漢高帝二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周益公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修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若瓌按李仁父

長編用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間人猶見全書天啓中錢牧齋只于內閣鈔卷初五大本絳雲樓災遽歸天上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眾以續此編者余亟搖手以戒主人笑以為知言云李壽傳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今卷數正合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

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

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意若璩按王元美

論從祀欲進仲淹而黜修蓋原知其以濮議祀非以功同昌黎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宗

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紹興若璩按高宗在位五年辛亥改元重修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

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

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畧鶴山

謂小人為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遏絕之自唐

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寧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

日壞之而有餘元祐中對策劉行簡曰天下之治眾君子

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紹興中奏疏皆至論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

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

郊為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熏籠事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

制為藝祖時官制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本後漢張

霸戒子之語呂居仁雜錄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

說事本魏李秉家誠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為善之義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八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

慶元若按靈宗初即位乙卯改元之黨黃勉齋謂本非黨者甚多羣

小欲擠之借此以為名耳

歐陽公為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春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畧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揚子當求郡志而補之二表皆載於文鑑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順祖曰大宣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為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

殿名為舞名禮官之失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

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按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遺

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

平二州

唐李州武經總要石晉割路燕薊易定帥王都驅其民入契丹因烏灤河為名以居之按賈耽說西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師至灤河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

張方平田況慶曆錢明逸彥遠皇祐吳奎嘉祐夏

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詩先帝親收十

五人注者多誤

若據按仁宗本紀書策制舉人見天聖八年景祐元年實元元年慶曆二年六年皇祐元年五年嘉祐二年四年六年與此亦不甚合惟玉海科舉所載合又云父子則錢易明逸彥遠兄弟則二蘇一錢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皇親擢十五人蓋錢

易在前故

乾道

若據按孝宗在位三年乙酉改元

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平

薄物細故烝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

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書曰卑辭厚禮乞憐於仇

讎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

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廟之

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孝皇獨運萬幾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

之說大事記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

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文潞公鼂錯論蘇明允

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正觀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寧以來奄寺用工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宗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

為天雄軍節度使

致堂原亂賦建承宗之旄亦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荅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為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却無枉尺直尋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于祥符五年以奉

聖祖其為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至樞筦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論事為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為銘合為一人非也又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為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歷此官也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為音義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即阼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

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繡

帕內臣馬上捧之

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內侍隨馬駕頭壞遂以閣門祇候內侍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篋又以

皇城親從兵二十八從其後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為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

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禮執政辭
 遷秩之命蘇軾當撰荅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
 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
 允詔書臣未敢具草紹熙若據按光宗初即位庚戌改元中譙熙載自
 遙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
 引蘇軾論不當撰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中師
 異知臨安府辭免蔡幼學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
 衰語臣無詞以草淳祐按理宗在位十七年辛丑改元中別之傑參知
 政事尤焞不草荅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
 貽範起復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
 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

輩不以爲故實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乘後圃希魯曰亭沼麤適

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
 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
 穆修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
 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
 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
 它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

宮黜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荅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日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惑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

若據按高宗初即位丁未改元

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

浚去而檜相檜歿其黨迭為相隆興

按孝宗初即位癸未改元至

淳熙萬幾獨運而大臣充位慶元後政在侂冑嘉

定後政在彌遠端平

按理宗在位十年甲午改元

訖景定更一相則

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疑冰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遂與西晉同轍哀哉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渠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一

朝野雜記載開禧

若據按寧宗在位十一年乙丑改元

會洵之事詳矣繼其

後者又甚焉常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一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

許敬宗賢於竇德乎矣

四瀆濟水獨絕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嘉定未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

若據按宗室鎮王竑傳德祐元年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墓錫諡議者謂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陞封鎮王諡昭肅以財萬畝賜其家遣應麟致祭

紹興建儲欲更名暉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

若據按孝宗本紀漏

音字著唐昭宗名暉

而亟改之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

太子同咸淳未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范正獻公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為時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曆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揜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耳

葛文康

勝仲

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

生事則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邵公濟築室撻為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穎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

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

大父康節先人伯溫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溫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溫公集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為之時為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奸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疎外之心何不困

羣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

徐景說霖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不與天下之公議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為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曆後不復寫題寔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

足疑

若璩按蔣之奇傳英宗時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則謂慶曆後云云者恐誤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此晉謝安

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

一若璩按二當作大

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

若璩按東坡止對不可撓獄市爲曹參不及謝

安止對錢貨輕重之相權爲召穆公不及陸贄故曰有遺且此乃景王時單穆公非厲王時召穆公虎也尤誤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

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若璩按時辛棄

疾亦主戰余謂此卽西涯樂府云議和生議戰歿生國警大國恥兩大師竟誰是潘辰評都無一是者也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

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

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

若璩按皇當作宗

遺詔下謂之遺誥蓋避時宰家諱也蔣良貴籤判

安吉州時水災後修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

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

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

壯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

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

終也不知道順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

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史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書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寘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為瑱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

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

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

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若據按舊唐書

一人酷吏上下十八人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

思夷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

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為二府功欲差

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

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戎奈何君相

反以為慶乃止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

恥為先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鑿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偽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出荀子修身篇李誠之嘗語真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為第一景定中有擢倫魁者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

望而許畧未優

若據按出呂祖謙傳所謂視前代有未備者

然考之史策宋與

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黃三姦則中原可復誰恥可雪采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儒豈無益於國哉搢紳不知兵介冑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為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為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

三孤孤則無刃矣無私無刃所以和也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

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夫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乎號有厲以危小人之

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己有余謂宰

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元祐司

馬公是也誇者死權紹興之秦紹定若據按理宗在位四年戊子改元

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為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權

為不可

若據按陳恕傳將立茶法召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問之第為三等曰吾親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

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

法行之貨財流通張方平傳初下拱辰議惟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

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

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蕤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綦叔

厚行責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並陷獨常

山平原能為國守者蓋杲卿真卿二顏在焉爾等

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失浸預使令為郡江

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

繼屈魯衛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媿當時之

公議顧亦何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秦檜仲山之婿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若據按為理宗景定四年癸亥襄

陽之事亦起於榷場之玉帶

若據按唐書王必為武靈節度使吐蕃欲成烏蘭橋以過歸知

必倉無人遺之然後并從殘廢仍築月城以守與襄陽事絕類

清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彌

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

元杰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

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筆逐

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杲明年仁伯卒人以

為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齊趙茂實誌之徐景

說銘之

自荆舒之學行為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

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

事其效可觀矣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

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偽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

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

而章厚之黨偽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語其誣

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鄧志宏

肅 若據按肅沙縣人 欽宗時官左正言

謂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

學者納之黷舍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

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

為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宮成壞為州縣

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

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

顧義哉

崇寧學校之事樂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學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

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

臨邛魏鶴山子

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宓義烏徐僑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而

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

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

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譙天授

定

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

澗

之學得

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若璩按宋史曩氏上有郭字世家南

平非夷族澗作滋閩人香作醬遇於眉邛邛二程子所見則成都治篋種桶交郭曩氏及幾交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

困學紀聞卷十五

困學紀聞卷十六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考史

漢河渠考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
 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改
 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謀
 用綴軼遺若璩按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為一桓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
 王五年己未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
 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
 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恐不待戰國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

今屬開封府

秦拔魏置縣

地多酸棗因以為名

金隄河

隄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

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輿地廣記酸棗

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王尊為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程

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若璩按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

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事耳余謂仍有一事蕭傲傳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

歲水壞西北防傲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復決

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郟居河北郟音輸後漢注音余若璩按文當於東南二

字截住作句下流人勃海另讀勃海今天津衛漢地理志所謂至章武入海是也

東郡頓丘縣今澶州開德府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今滄

濱諸州之地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

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

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

班固曰商竭周移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

子口瓠子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

鉅野也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郟縣通典郟故城

在德州平原縣西南大名府夏津縣本郟縣程氏曰周時河徙

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矜磔字面矜磔者蔡氏一竄繆妄至矣詳辨見胡冊明禹貢雖指余實助之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縣北十里為瓠河口亦謂瓠子堰宣房堰

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宮在濮

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

深五丈

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漢王橫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澶州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沙在萊州掖縣濟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東阿今屬鄆州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廩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

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

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貝丘貝州清

陽縣熙寧四年省入清河縣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省入大名府莘縣澶州朝城縣至

千乘清州千乘縣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六

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

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若瓌按春秋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公

羊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先於威烈王十三年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

章武入海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章武縣滄州魯城縣周省入清池縣九域志

大名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大河故瀆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

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菑入屯氏河靈縣隋省入博州博平縣菑音條縣

屬德州後屬冀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

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

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

信都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曰枯降渠西南自南宮縣界入

禹貢九河既道

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

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河之

經流

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為二

徒駭

寰宇記在滄州清池許商云在成平

馬頰

郡縣志在德州安德

寰宇記在棗州滴河北

覆鬴

通典在德州安德

胡蘇

寰宇記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三縣許商云在

東簡絜

輿地記在臨津鉤盤

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在樂陵

鬲津

寰宇記在樂陵

東西北流入饒安通典在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在無棣

太史

不知所在

漢世近古止得其三

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

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

據鄭氏以為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

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

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

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

苞淪於海

篤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為馬頰誤矣

若據按九河淪於海乃王莽時王橫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辨見

尚書古文疏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

壅塞之文

程子曰河北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

則導之而已

若據按玉海曰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六經之用果止於是歟是自夫子既成六經後尚為未試之書也痛心哉斯言或有以九澤既破亦隄也解者然破水所鍾處非川也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砥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

唐慈州吉昌

西

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開呂梁未鑿

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鴻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

河水又南過皮氏縣

府中

門西又南出龍門口

注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也崩浪千尋懸流萬丈迄于下口慎子

曰下龍門非駟馬之追也潘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聲如萬雷

通典絳州龍門縣

今屬河

中府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

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

龍門口輿地記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

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

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

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

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山伊闕

碣石見前

若據按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輕百姓力竟至此乎真正妄談不足與辨

伊闕并未見前按宋地理志補註云熙寧五年廢伊闕縣為鎮入河南六年改隸伊陽

淇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

水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平帝時今既築隄理渠絕

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汴渠在河南

府河陰縣漢滎陽縣唐屬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浪蕩渠禹

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修渠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滎曰今礮

谿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若據按如

滎曰今礮谿口歷來漢注本皆然不知蔡氏當日何緣讀今作礮遠生出

章帝建初三年罷虓沱石臼河

虓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

過定州入海鄧訓治虓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

倉石臼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木漢苦陘縣今省入安喜縣通典嵐

州宜芳縣即漢汾陽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

磴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磴縈委若羊腸焉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

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

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二

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

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朱文公曰一書之語似得其實水

若是之遠通典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

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

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

皮崑崙析支渠凌西戎即敘後漢書云西羌在漢

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河關縣屬金城郡今積石軍

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

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

亦非謬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

望 若據按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最是 唐藝文志有吐蕃黃河錄四卷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歷代田制考

秦廢井田開阡陌周顯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

以一夫必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

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

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

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

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說

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

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

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

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

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

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

國朝通志卷十六
七
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
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
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
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
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
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
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
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
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
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
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

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
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大不得
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
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
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
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
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
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無
隱之姦使地皆爲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
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爲
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

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遠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足也武帝時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民興於廉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

公羊傳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左傳晉作爰田晉

語云作轅田轅易也漢地理志秦商君制轅田轅與爰同

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

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

其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

而耕什而藉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

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覈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

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魏氏怨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閑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
 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
 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
 勲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
 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正觀之盛戶不及
 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
 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
 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
 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
 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漢法也是以啓兼井之漸永徽中洛多豪右占

田踰制賈敦頤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諸

州均定田租

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以製素為圖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
 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並不遣官
 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
 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
 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
 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

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人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杖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

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

歷代漕運考

漢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曰今渭泮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澹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西都賦

通溝大漕潰渭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沔斜水通渭

在京兆府武功縣出衙領山北流至郿入渭故道今鳳州梁泉縣

河內

懷衛三州之地

東冶零陵桂陽嶠道

東冶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永桂陽郡臘嶺

郴州若據按臨源嶺即越城嶺第五臘嶺即騎田嶺第二

沮下辨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沔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今沔州下辨

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為成州同谷

續志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木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輒溢虞詡使人燒石以水溉之石皆裂因鑄去石遂無汎弱之患若據按新唐書地理志巖礪自長舉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醢以碎之通潛以鑿成州戍兵醢字九妙

斜谷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隄安

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今鳳翔府

縣

魏

陳項壽春

通典潁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

正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

引河流下通淮潁

通典陳州宛工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川郡舞
縣有百尺溝郡縣志百尺堰在潁州汝陰縣西

北一百里

晉

滎濟水楊口

漢地理志滎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

魯陽汝州魯山縣定陵故
城在蔡州鄆城縣西北

清水出鄆縣西北南入漢

鄆故城在鄆州

臨端通典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為荊州刺史

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通零桂

之漕即此也

零陵
桂陽

石門

水經注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為滎口石門

千金場

永嘉元年修千金場於許昌以通運水經注河南

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場洛陽記曰千金場舊堰

穀水魏時更修積石為場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

渠渠上立場

場是都水使
者陳協造

水歷場東注謂之千金渠

許昌許州今潁昌府許田鎮劉曜
攻石生于金塘決千金場以灌之

隋

蒲陝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蒲州

河中府

汴州

開封府

黎陽

今濟州

汾州

唐為

晉州

平陽

京兆府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置廣通倉

隋紀
幸霸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

水觀
漕渠

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
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

山陽瀆

楚州山陽縣今淮安州

砥柱

陝州硤石縣今省入陝縣有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

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
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
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邗溝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

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河陰後屬孟州

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

兼引汴水即浪洳與真洳同渠也隋志在浚儀縣九域志汴水古通

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闕注云洛在王城之

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

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于穀水通典穀水本澗水經

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

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子州汜水左傳吳城邗溝通

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

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若璩按王氏引杜註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註疏作宋口者非又自楚州寶應縣十字宜衍蓋上文

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

永濟渠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今省為鎮入臨清縣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百五十里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鹽倉含嘉倉太原倉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

避其險卒沂河而入渭三門山見前此柱地理志河南府河

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倉會昌三年屬孟州河清縣

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有柏崖倉陝州平陸縣

三門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有太原倉六典

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

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楊慎矜為含嘉倉出納使劉晏

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曾子固曰宋興承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

梁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底柱之

險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

滄水望春樓廣運潭

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滄水西岸

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漕渠

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滄經廣運潭至縣入

渭天寶三載韋堅開

會要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

望春樓在禁苑東

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所

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風洋川

商州上津縣

漢長利縣

扶風郡鳳翔府

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治上津道置館

洋

川郡洋州

沂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至扶風

泚水堙廢漕運自江漢抵

梁洋

梁州興元府

泚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泚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泚口堰在

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梁

睿增築漢古堰過河入泚

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泚州東有梁公堰堰破漕梗發泚鄭丁夫浚

之省功述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渦口蔡水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

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

陳州而合

李勉治蔡渠引東南饋

通典泚州浚儀縣有蔡水

符離有蔡河

建隆元年浚蔡河設斗門二年導閘水自新

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頓達壽春以通淮右

之漕以西南為閘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年改閘

河為惠民河

與蔡河一水

李泌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泚以

甬橋為咽喉

金商運路

一里南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百里

渭橋東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

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縣三

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名橫橋在

咸陽縣東南

揚子院淮陰項城潁潁激潁十里入淮

揚州揚子縣今屬廣州廣明元年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

運使淮陰縣楚州項城縣陳州潁水出陽城縣陽

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激水唐志陳州潁水縣今改商水縣

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後周

汴水埧橋見泗上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

卞縣至方與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

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

河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渠百餘里引京以

京索河為源禹貢之荷澤九城志在祥符縣東明縣

蔡水見前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洧水潁水以通陳潁之漕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潁壽入淮揚侃皇畿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

原武

原武縣屬鄭州

兩漢崇儒考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

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甃甃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水經注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牆

若據按以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校泗牆二字當作面泗

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

步四門各有石闔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為博士置弟子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三輔黃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

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

時若據按漢書武帝紀贊曰興太學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祕書之府黃圖云蕭何造其下礮石為渠以導水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匡衡梅福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劉

向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未作而罷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今兗州瑕丘縣後漢

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哀成侯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廡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廡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詣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

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

學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

堂長十丈廣三丈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漢

官儀辟廡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廡從北門入

三月九日於中行大射禮永平四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帝陽嘉元年二年靈帝熹平六年

年並臨辟廡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

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梅福曰今

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

祀孔子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唐

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正觀四年詔州縣皆

作孔子廟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

順帝永建六年修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

五十室

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陽

嘉八若璩按陽嘉止四年八當作元作甲即立碑也年立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

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用作工

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碑南面刻頌靈帝初平

四年大學行禮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光和五年幸太學若璩按光和幸太學為靈帝事初平四年則獻帝也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

外

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

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丈許廣

四尺若璩按洪氏隸釋曰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詩若縣光和尚骨立光和指石經言下即承以蔡不復得益明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

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延興三年

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

幸魯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

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

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改封紹聖侯唐正觀十一

年封裔孫德倫為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

後為文宣公宋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

至和二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諡加後嗣詔封宗

愿為衍聖公今世襲後魏太和十六年諡孔子曰

文聖尼父唐正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

一 若璩按蘭芷與蕙各自為類黃山谷一翰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翰數花而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

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

又不同藥對以為麋蕪一名江離芎藭本江離麋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

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麋本顏師古曰郭璞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麋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芎藭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芎藭江離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

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

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

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

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宋玉鈞賦宋玉與登徒子偕愛鈞於乎淵淮南子作蠅環七畧蚘子名淵

楚唐人避諱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洲宋玉對

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

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

安說耳若璩按此條已見左氏

藝文類聚鑒識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

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誠曰七歲之男王母不

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

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

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姚
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險易
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誠子曰非學無以廣才
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簡嗜繁
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
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無謂幽冥處
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誠子曰論
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
不高王修誠子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
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誠子曰恭爲德首謹爲
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

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
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
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
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
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爲
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誠張茂先之詩崔
子玉之銘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
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
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

謂督勲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出

禮執友稱其仁

謂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也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為誤

若瓊按毛傳瓊玉之美音廣韻瓊玉名皆不與說文同

韓文公曹王阜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羸越之法

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

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鉤伍

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

見所出新唐書作團

若瓊按姚令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

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言而民力

可搏也搏力出此令威名寬劍川人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為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

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唯擇一二人文

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為椎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

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兩師韓文公

訟風伯蓋本於此

送窮文小黠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

小癡為大黠小黠為大癡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繇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

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考之登科記信然

歐陽詹之

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妓黃介除良能為文以辨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若璩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辛巳在京師有送李

愿歸盤谷序善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勳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為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身官不并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又當為長安人於盤谷不得日歸蓋送者乃別一人爾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

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

謂刑禍非所恐

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泰山鏤玉牒勸憲宗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

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貞元五年子厚方十

七歲為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冕大曆四年薨八年子厚始生請聽政

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

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

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

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

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肓

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謂集外文

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

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荅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

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

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言今亦不傳則遺文

散軼多矣

荅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稹也艾軒

策問以為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為

饒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

賢矣

若據按說苑襲呂覽召數篇

饒娥碑按魏仲兕

大曆間樂平令

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

娥歿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游黃溪記做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

做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

道足下之善嘗考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

遺表云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

元栖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

之學

沈亞之送韓靜 各敘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

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

祭酒即文公也白樂

天老戒詩我有白頭飛問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稽山子毛穎傳本於

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

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敘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

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

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

非唐人所能及也

若據按陸儼山謂先有陸陸無武絳灌無文之言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

又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憩之家久記乎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按揆神記陳仲舉宿黃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于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數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傲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若據按說非異三字疑有誤師其辭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若據按主司為張必其精如此故曰文選

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若據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矣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

元次山惡圓曰窻方為阜不圓為卿范文正靈烏賦曰窻鳴而歿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魄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螭魅之夏鼎也

白樂天云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

叔寶達人之言也

若據按出醉吟先生傳首云富於黔婁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擊仲氏任呂太史釣臺記姓是州曰巖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井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係業云懷壘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序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棊十二而星羅曰

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謂靈棊經也異苑云十二
棊計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
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荆公爲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
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屏見杜
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子厚文
荆公爲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
文宋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
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正宗卿謂場屋上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

矣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六年上
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
云太宗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
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修於太平興國二
年英華修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修
益公考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
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荅詔當載於首卷真宗
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
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
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修事始之後

太宗修三大書其一
乃太平廣記五百卷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
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
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
道有夷隆學有麤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
比也

澹庵云韓安國不能凡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
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
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
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若璩按龍川陳亮號科舉之文列於

古之作者而辨愧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
宗謂崔寔政論列於選今考文選無此二篇皆筆
誤也

誠齋爲章燾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
帝紀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
諾胡毋大張橐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頤政士師
非主上之士師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
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此孫仲
益之言也

若璩按仲益語見其所與曾端伯書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考之漢

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若璩按風

俗通義孝文帝曰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投書以弔屈原權譏鄧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怒也

張說為廣州宋璟頌曰保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

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

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臯誌言交子云紙幣之

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

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鬼子止云不知書

有論道經邦若璩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于世識

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論癡符也論力正反揚綰有論

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為法易曰白賁无咎若璩按舊唐書楊綰

傳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已不可得而見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詔感

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

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轅拊缶宋景文云

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

長平威振杜郵歿下敵禽鍾室誅傲舟云越子

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若據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

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白公厲劔子西晒李園養土春申

易文法倣漢書蒯通等傳贊唐書姦臣傳贊亦然若據按楊升庵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

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

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若據按宜作當文即止妄說即虛

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理文元板作理維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

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

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

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

出羣拔萃張文潛答李推官書可以參觀文鑑取此二書若

據按何屺瞻謂山谷引用劉語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為文者言不能足其志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夷門

梁用樂毅書文法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

物同而用之異出淮南子牡門戶齋牡左氏博議用此呂氏春

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躡躡得飴以開閉取

健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

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傳矣文鑑唯載逸黨許希二詩

絜齋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鄧志宏與胡丞公

若據按丞公宋史作承名世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

書曰熙豐間

如司馬溫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鄯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北漢鄭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卽吳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北

困學紀聞卷十七
十三
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癡人說夢也

困學紀聞卷十七

困學紀聞卷十八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評詩

陶淵明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交彌
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東坡云
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
之爲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
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爲贊羅端良爲記若據按
羅端良
名願歙縣人潛熙中知鄂州卒有鄂州小集論者謂宋南渡後文字有先
秦西漢風惟願一人朱文公周益公視爲長友作陶令祠堂記見集中
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于王摩
詰議其乞食何傷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

子蒼知之

咏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
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
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故南陽太
守黃子廉之後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
句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

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見蘇軾傳蓬婆山在柘州見元和郡縣志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于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于

甘澤謠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喻縣唐改為破石熙寧六年省為鎮

若據按新舊唐書硤並從山惟通典從石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

河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柳

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揜也

如是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

公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

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為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

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輔事誤矣通鑑

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偓曰二閣老不用封勅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即李賀之父

若據按李賀傳系出鄭王後鄭王名亮太祖第

八子非高祖之子名元懿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長安水邊多麗

人語本此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即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為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曲江池之杏園也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

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盡簪列炬

之盛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

州想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

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

若據按李林甫傳諸壻若杜位等皆其官已明著之

示僚奴阿段北史僚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

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

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考諸唐史之芳蔣王暉之曾孫廣德初

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畱二歲乃得歸拜禮部

尚書故少陵詩有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之句

楊綰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雨過蘇端豈即

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為

儉人豈晚謬乎

若據按舊唐書楊綰傳諡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疎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為

廣州員外司馬自即其人詩人溢美詎足與辨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

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

引為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間詩人也殷璠謂其

詩放蕩變奇務險然而曰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

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

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

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

詩而已

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為副使若據按王季友兼監察御史

以入勉幕下故猶李義山掌王茂元書記得侍御史也非為副使于邵送王季友赴洪州序但云為副車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

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道七

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

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

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

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

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

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

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一行之遽

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

姑闕疑以俟博識

若璩按以隋書天文志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亦一解而太甲終當闕疑

贈閻正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白

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閻正均景龍

中為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

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終始任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其

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陳倉石鼓又已訛按陳倉在唐為鳳翔寶雞縣石鼓

在天興縣南若璩按元和郡縣志寶雞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

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什之嶧山之碑野火

焚蓋此時也

若璩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後然而歷代墓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

遣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劔南旌節導駕

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

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

鬱藍元夜作鬱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

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日鼓冥濛衆星

爭耀語本於此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塏也所美非美然

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所守如

孤松勁栢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

博士元板
作學士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成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成韋臯傳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爲是潞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會盡見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方言如岸漑土銜乃黔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

八哀詩將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焉蘇源明不污偽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虔大節已虧下矣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爲救時之砭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又云道國繼德業丈人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詢之子微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爲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卽誠奢也注謂顧況誤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錄云潮書唯慧義寺彌勒像碑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考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有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曜又云忝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舊史鄭顥夢為聯句與此同

得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
宋元憲以鵝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不悅聖俞之意本於少陵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為流涕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媯畱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占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

竹一篇傅毅之詞苦瓊於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為枚乘凜凜歲暮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為古詩

鶴山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之為言

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

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聯句與焉文心雕龍云聯句共

韻柏梁餘製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于田橫之客

若璞按此

本世說新語注西陽雜俎續集中亦襲之

韋孟在鄒詩曰我既畧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

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呂

成公曰孟既致為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

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生忽如寄

本於此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考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

言也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八言也

若璞按送我乎淇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又在

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覽載衡怨詩曰秋蘭

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

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意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

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意

陸務觀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

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韻然不以

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成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回

文所興則道原若據按此不可考為始又傳咸有回文反覆

詩溫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皮日休曰傳咸反覆與焉溫嶠回文與焉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髡垂詩用星星字出於

此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

若據按子蒼此論大言無當此摹擬王仲淹之弊也
柏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安在其壞體耶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

唯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山謂

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云李杜韓柳初亦學選

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

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荅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子美

詩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有益今本

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子澄著訓蒙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

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鴈啖古文尚書驩兜字

也管子云鵬然若謫之靜即驩字又雨中聯句高

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字本

此若據按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曾於薊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理雅言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解曰相視也鼠蟲之賤惡者

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視誤也久矣余讀手定心云然

送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還畱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孽術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畱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蕃露引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王胄以庭草一句為隋煬所忌初學記載胄雨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鴈路長亦佳句也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為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若璩按論衡引

成語曰力勝貧慎勝禍亦表聖之意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為序今見于唐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崑繡衣石榻宿雲亭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土瓶泉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御史元作太史

墨子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

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之類歟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采來觸犀鴟鵝慘于

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孚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

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犀株衛帳并兒勇

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

賀貫休詩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

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

夢懼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

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

比錢起名在第六豹易賦 若燎 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

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繆舉

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溫之杜荀

鶴猶糞土也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為

之東坡因歸去來為詞亦此類也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

與可竹石是也

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載却數鄉稅鄭雲安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

韓文公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塗不過七百而不知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本書語也奚以汎引為

唐彥並 啗螯譏爾雅賣餅斥公羊事出晉書魏志

白樂 迂安詩初時被目為迂安近日蒙呼作隱人云自哂此迂安少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不獨司馬公也

堯韭舜榮梁元帝予覽賦始用之李羣玉蒲澗寺詩

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若璩按蒲澗寺在廣州府治東北二十里

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說如子張卜商如侏儒方朔涉其博非但釋子語

也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黃筆 青蚨黃絹黃

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逕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長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司空表聖云戴容州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

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
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古詩何能待來茲茲年也傳今茲注云此歲呂氏

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按趙註孟子今茲未能為今年未能盡去是亦以茲為年集註

關故嘗曰集註至孟子朱子似以餘力為之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為題見於此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謂善為文者

富於萬篇貧於一字若據按文心雕龍又謂易字艱於代句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予圃

宴云秋日在房鴻雁來翔寥寥青景藹藹微霜草

木搖落幽蘭獨芳簪言淄苑尚想濠梁既暢旨酒

亦飽徽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青景元板作清景

劉苞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陸務觀夕陽頻見樹陰移

吳會稽二郡也石湖翁之甚詳魏文帝雜詩適與飄風

會行行至吳會

應璩百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

李虛己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日子之詩雖工而

音韻猶啞虛己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

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人

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若璩按清敏名稷字相之郵人

官樞密直學士文彥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諡皆以清得名詩要句中有人此條合後司馬公東坡公之詩可謂四公在焉呼之或出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
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
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
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爲千古垂何嘗廣居室
儉爲後人師亞聖樂單食寢丘無竈雖文終防勢
奪景威恥家爲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陳正獻
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夏屋太渠渠二賢相
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習

鴈湖

若據按鴈湖李壁號

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
人間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曰

出堂上飲之詩爲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
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
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
返諸正愚按楊元素謂介甫詩今人未可輕商鞅
商鞅能令政必行今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
聲也其可揜乎

若據按賀黃公則謂日出堂上飲詩摹寫怡堂之習真堪疾首痛心末數語卽魏風罔有桃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也此風雅正傳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
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云莫向沙
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
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呂榮陽聞之作

麥熟縑絲等四詩以諷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

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詩云

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

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巉秀千尋麓黃郎

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

晁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

暖恨不偏於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韓持國之

右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詩軒野

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大

寒南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

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若據又按蘇秦傳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

麥善收左傳多以今茲明年或昔歲與往年相對言

符瑞圖日一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青帝

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翟公異云青女霜

如失黃人日故遲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熒惑踰歲

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卽事云雨不成遊

布路歸出左傳自朝布路而罷今集中皆注云恐

誤蓋未考也

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

舞元板作風起

東坡次韻朱公揆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

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

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

若據按南史無所謂李承業

荅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

糞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萑此尹和靜

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糞土元板作糞壤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詩樂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

古絕倫輩嘗觀樂城為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

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樂城評品文章至

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於公也歐陽公與梅聖

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東

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

也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

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

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翬呬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

漢書作萃蔡萃音翠班婕妤賦紛綵纒兮純素聲其義

一也以鮮明為翠乃古語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橐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為學文之法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邀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畱鳳東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為石康令出其詩橐數十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

正注止引月令非也

司馬公春帖子候鴈來歸北寒魚陟負冰亦用夏小正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

行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

過竇連波連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

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

子元秋作手

物理論云虛無之談無異春蠶秋蟬聒耳而已山谷

演雅春蛙夏蜩更嘈雜本於此

題王黃州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餘

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庸出嘗觀孔融肉刑論云

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此

詩意本於此機春即水碓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王子曰遠人來驩

國學編卷十八
十七
視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鮭臠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鮭臠此兩姓今無人按太亨難上九云角鮭臠終以直其有犯二字與解豸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羊也注誤矣

八百老彭嗟杖晚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唾遠醇朴乃器師二字出荀子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桑麻添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重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望董賢車仲彌性詠韋執誼不看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邙應未肯受讒夫二詩誅姦諛之蕭斧也朱雲爲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猶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未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倣廬山高而不逮絕唱寡和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於李誠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朱新仲無人馬爲二對飲月

成三本於秦少游身與杖藜為二影將明月成三
陸務觀誰其云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
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巵葉少蘊
逸人舊住子午谷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
致道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款器之
用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張
芸叟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未窺六甲先製五
言者觀此可以戒

曾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有楚
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閭出兩龔謂彥和
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作恐誤

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與中
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為人所傳朱文公語錄云師
川游廬山遇宦者鄭謙與之詩後村若據按後村
劉克莊號謂徐

集不載魚須之篇愚考集中有次韻鄭本然居士
云頗知鶴脰緣詩瘦早棄魚須伴我閒本然居士
豈即鄭謙歟魚須
笏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
一人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歿若求歸凜然義動單
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若據按後
漢南匈奴

傳呼韓邪以前閼氏子欲妻之昭
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其俗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

陽惟有傳延年

前未有用者

梁文靖公

克家

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澁

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絕句

於半山

若璩按半山王安石號

最後學絕句於唐人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鳴綠水

波東酒傾一斗為肩客醋設三杯羊鼻公

羊鼻公謂魏鄭公見

龍城錄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景迂

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為相使帥漕挽其來

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為詩曰魏公孤忠如

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才膠解

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

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南塘

若璩按南塘趙汝談號

挽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

騷楊梅跋楚辭集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

公謫歿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一日示學

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孫燭湖

若璩按燭湖名應時餘姚孫氏祖之

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

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煩魚鴈到桐

江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未流
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絕甚
佳

平園詩生戎馬歿佛狸荆公詩生白殺青皆佳對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爲金夫不有躬本於玉
汝金吾之對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炊之

語出東方朔神異經

若據按天隨子四明山詩
序中有此誤以爲放翁也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鼐樓臺辨有無洪彝俞詩用龐

穎公寇萊公事

若據按龐籍作退老詩田
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本朝絕句有夾深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又

荆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演蕃露云搏黍爲鷲不知何出蓋未考詩葛覃注也

細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收齋漫錄

考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

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于說苑乃以

狄梁公事爲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方言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或謂之何

斟呂居仁荅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蓋用此

而不知者改爲不禁韋予成傳五世壙僚言五世

無官也呂成公銘湯烈母云湯世壙僚委祉于後

而婆本改爲壙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出老杜

臘日詩而注者改爲銀鈞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
誤書之語也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
胸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立積鐵又
云準擬春來大出遊出漢書田叔傳又云日月已

秋罷出元帝紀

若據按漢書帝紀無此語

趙紫芝

若據按紫芝名師秀爲永嘉四靈之一故一稱趙靈秀

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乎

暉詩變有唐風

若據按下句本唐庚語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
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
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

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忘

陳樞密宗禮身定間持節廣東有詩云山川只

謂蠻煙累姓字多因謫籍香御史虞處劾之陳坐謫其後陳名入虛鑄官只謂元板作只爲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芽
長香風玉杵鳴不爲三窟計永伴一輪明省試聖
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搏之月見沫之星第七聯
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

湯伯紀

若據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漢安仁人官華文閣學士諡文清

自傲云春秋責備賢者

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畱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
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

若據按王氏遷著作佐郎湯爲少卿與王氏居鄰墻晨夕過從王氏論關雎濂

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湯歎曰吾聞士甚多惟伯厚甫爲真儒使真文忠在願同居弟子列會湯年髦方引去遂薦王氏於朝云

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徐淵子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蓀過庭遺訓在鑿

楹故書存蓋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出晏子春秋

李義山詩經出宜
尼壁書畱晏子楹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畱洗甲兵意亦新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

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

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

中賜號冲熙處士張芸叟為功行碑謂超世之資

與陳圖南侔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詩

云為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浮溪若環按浮溪汪藻號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蝦蟇

可給廩晉書無此語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

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鱖何以貫之維以

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為

逸詩誤矣見致堂論語說

朱文公曰顧況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
今按韋集有顧況奉同郡齋雨中宴集詩云好鳥
依嘉樹飛雨灑高城況與數君子列座分兩楹文
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
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
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

天京

程可久

沙隨先生

自題昞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霜筠露

菊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藿違已由來更病人六
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到枕屏間夜深夢繞康廬
阜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

拂面來問字今朝幾人至細看屐齒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高適適位不過常侍本

朝歐王蘇黃出徐

若據按徐謂師川名俯

陳

韓

按陳謂簡齋名與義蒼蒼名駒

呂

按呂謂君仁名本中

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

三謂歐徐陳

三從官

按三當作四謂

蘇黃韓呂何其盛也

山谷詩云能以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爲富
不仁者可以警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乃
公孫述畱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稻米爲蜀第一
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爲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
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畎畝存我輩

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

東屯自青苗破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
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
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
遠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
見書

葛魯卿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山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
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頌憶昔升平淚成

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

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

唐李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逃堯曆松憲有道經故人為柱

史為我數階矣

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萬物皆
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

若虞按野處洪邁說

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中會有葛三

來葛三事出太平廣記

葛仙公

王逢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得金
玉多自憫買居紀廂榮顧影樂冠佩喜將閭巷好
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知九列
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見詩也朱子

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
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邨志宏亦
謂慶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陋也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

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

駟鐵胡為而收之也

到秦元板
作至秦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

豚筠筒釣魴鯉弔玉致曰老妻稻下採遺秉稚子

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

令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

修哉

唐子西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天

子為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

家救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

勿驚宅家

文宋瑞指南錄為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

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

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

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

南齊樂預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
齒冷謂褚淵也 若據按三應誌傳寶

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真其首
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語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
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此即詩所謂
龍首也龍首黃扉二句則指留夢炎一輩言

翁與可上徐直翁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郎官職迺

翁知

若璩按上謂范文正仲淹下謂王文正旦

鄭得言

何

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悅臺

評及之李良翁

丑

為詩錢之曰諸生幸不笑韓愈

官長何因罵鄭虔

鄭得言元板作鄭德音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

微狂疾之功以為名先君子嘗為投筆詩其末云

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

若璩按王氏與弟應鳳何日生少稟家學父厲性嚴急每授題設高

座命兄弟坐堂下晝燭為期少綴輒怒訶之由是兄弟文並敏疾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

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

功名

困學紀聞卷十八

困學紀聞卷十九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
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
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沖解
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誠伯禽曰衣

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

若據按去邪蒿北齊邢峙傳太子亭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
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

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周書王會東越海蜃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
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
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
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楊盈川敘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于色
繼為本守則張翥之子迎者如雲敘縣令曰仁之
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
爭食粟之雞對的語工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

張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

若瓌按本出
郭頌世語

司馬景王

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
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於此

張文定慶曆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舊矣
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啓私
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
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
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
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
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
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

仁者爾尤延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
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
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
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爲報大
名之下難爲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
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
可以見太平之象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彝俞命詞
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
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
皆甲午用事切當如此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
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
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
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
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
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
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
制用說苑事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
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

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

任諸人之責

金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檜間我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幸復幾於失刑若據按南遷錄實還錄駁之近漁洋文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遺秦檜事却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真傳是樓云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

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

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

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

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

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

嘗擿其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

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始玉振而金

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

坡公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

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

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

上官儀冊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

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駟駕駟

馬從梁來或以駕為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

萊難悟

若據按馮衍傳注云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萊為棗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也啓正用章懷太子注成句柳

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

按南史賈希鏡傳古冢有銘云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荀晞兒

亦儷語之工者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頤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皆全句

李宗衛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

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為櫝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灰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亳社伯姬卒

若據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地鬪而內地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但誣原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巫者謂多殺鬼神之事也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

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

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

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

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若璩按見劉太真傳謂新唐書舊唐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癸

丑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群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真李紱為上等鮑防于召為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馬燧李泌三

宰相之詩不加優劣

盜若璩按盜當作壽下同皇服藥赦文陳按陳當作倪正父所草也雖不明

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

從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盜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

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袞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

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之候皆麗語之

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為人出表

記擔負出詩兮鳥箋折閱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

數出墨子服事出周禮大司徒伏事出陸士衡詩

分付出漢原涉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區處出黃霸

傳多謝出趙廣漢傳丁宜出詩采薇箋什物出後

漢宣秉傳自由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主者出

劉陶傳若璩按亦見劉陶傳前樂巴傳意智出鮮卑傳卑末出樂巴傳

告示出荀子仁者好告示人按今仁作人布施出周語布施優裕比較出齊

語行頭出吳語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按左傳止有東道主

越語相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

和嶠傳消息出魏少帝紀功夫出王肅傳按王肅傳無亦出魏

少帝紀普請出吳呂蒙傳手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

抗傳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小却出

宋紀按出武帝紀間介出長笛賦問介無誤婁羅出南史顧歡傳

按日知錄婁羅蓋聰明才敏之意本分出荀子見端不如見本分措大出五代東

漢世家按已見通鑑唐文宗紀考異何妃瞻曰寒山詩亦有假開出王峻傳本色出

唐劉仁恭傳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兌注

不宣備出楊德祖荅臨淄侯不能宣備生人婦出魏杜畿

傳私名出列子家公出莊子主人公也致意出晉簡文紀

按亦出孫綽傳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

思出劉矩傳不審出韓詩外傳按不審為晏子語世情出纏

子不識世情爾來出孔明出師表竭來出思彖賦按李善註引劉向十

言曰竭來歸耕承自疎和買出左傳正義阿誰出蜀龐統傳罷

休出史記孫武傳慙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

出周禮大司馬注見在出橐人注孩兒出書康誥

注老境出曲禮正義牽帥出左傳先輩出詩采薇

箋如今出杖杜箋居士出玉藻可人出雜記道人

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甲出周禮職內

注道士出新序介子推云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傳按范雎傳作翁小

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

傳按秦始皇本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我輩人出晉石苞傳對岸出樂

志按出顧臻表曰今夷狄對岸對岸二字用於敵國奇十八九出漢丙吉傳至今十八九矣浩

大出後漢馬廖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按毛板脫一兩字年

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出吳

呂範傳按兩手下皆出注引江表傳孫策語合少成多出中庸注按中庸註無若

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如干出陳何之元傳膠加出

九辨膠音豪加丘加反牢愁出揚雄傳畔牢愁集韻愁音曹墨屎出列子

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敘致出

世說雷連出後漢劉陶傳問息耗出竇后紀已分

出魏文帝書物色出淮南子按何不云出月令本師出史記

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生熟出莊子有瓜

葛出後漢禮儀志按出禮儀志注引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發遣出陳寔

傳天然出賈逵傳新鮮出太卒鈍悶出淮南子誇

張出列子悼恹出洞簫賦近局出陶淵明詩提撕

出詩抑箋本貫出晉江統論按止有本種無本貫十字街出北

史李庶傳按庶附李詩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梁簡文為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

入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

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平原之封荷戟入榛揚雄童烏

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晉書元板作普寧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

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

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斯言可以立懦志若瓌按趙元鎮

移吉陽軍表云自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尤以此言致不食卒可悲也

驢非驢馬非馬漢西域傳烏不烏鵲不鵲戰國策可以為對若瓌按後魏宣

武孝明民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傅景仁云烹羊魚羔唯帶牛佩犢可

對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

環瑒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宗室入翰苑者三人彥中汝談汝騰

王岐公荅韓魏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之原

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荅周益公

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

之節蓋傲其意

鄭安晚再相若瓌按安晚清之號再相於淳祐七年四月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

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倪就集賢

黃伯庸賀雪表云招徠眾俊無畫臥洛陽之人獎勵

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上天同雲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猶

將宥之十世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齋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

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

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及斯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號叔閔天尚助迪威正父荅詔云及斯伯與固可遜亦聞虞帝之必從號叔閔天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真文忠為原貸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其言足以感動人心

王卿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古未有對者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臾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二老杜衍任布

四臣韓富文曾若璩按杜衍傳皇祐元年召陪祀明堂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任布傳並同而仁宗本紀不載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

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瘡果然後遂至相
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
且先卽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
此詔有西漢風

鄭威愍公驥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權臣

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霑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
如此馮翊之歿義其處之有素矣

傅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平都之桃何
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錙銖況井眉之居瓶况如
夢寐蓋指張說也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

崎嶇寄尋壑經丘之趣

若據按何紀瞻曰此免解張克明啓中
自敘語朱子謂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
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有跋載大全集中時爲庚子至前一夕方知
南康軍屢請祠而未允明年閏三月遂去郡東歸今但云上朱子似小誤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

令荅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

吾無愧矣

若據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八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
同嬰圖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
三者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

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予而謂白九方

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

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洪彝俞薦于鄉鞏嶠監試後鞏爲江東憲使彝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鶴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徐淵子爲越教荅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或荅洪彝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荅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

真文忠爲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鳩鷓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幾猶疏于朝況爲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攻媿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舊時竹馬得見合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姜粵誌

衢州稽古閣書臯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爲萬世斯文之主

土相 煥 嘉熙

若環按理宗在位十二年丁酉改元

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

曰昔溫太真絕衿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稱之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蚬之文簡凝含醜之墨餘蚬見

詩員錦箋筆銳千將墨含淳醜出文心雕龍

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

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

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盜恤乎

焚軀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

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

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

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

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

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

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舩趨二字而黜者決得

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

不足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直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

以安行非行仁義舜由仁義行

非刀匕是共膳宰舉席間之解釋椎鑿而上輪人議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困學紀聞卷十九

困學紀聞卷二十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翁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子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誤為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纊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

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成實論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爲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卽寺爲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曆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錄考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蘇子美作寶奎殿頌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宰宗工更爲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

錄云命夷簡撰記而說齋謂煥乎堯章親加紀述亦誤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爲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院莫儔獨宿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學士院撰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榜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榜某軍

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榜乃云嘉州管內蓋太草制者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榜威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唐朝除領之制也若封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兗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更欲以布政榜下福州余引故事榜所領兩鎮陳自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襄尺字以為犯濮王諱襄音讓慶元四年從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出身徐子儀嘉定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

箬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箬非般巫咸主司黜之而

薦于朝不數年入館掌制

若據按王氏父撫字謙父嘉定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

其子弟歲終致束修以謝堅却不受曰吾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丐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其餘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應之後二子皆中詞科由此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

本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

此

魏傅瑕字蘭石本淮南子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甫湜字持正本詩湜湜其泚箋黃魯直之字木柳子先友記王紆有學術魯直

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緩晉有晏清

若據按晏淵即大全集之晏亞夫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

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漢天文志天暉而見景星注暉精明也集韻云晴字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間可倚杵於何藏河

圖挺佐一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之後天

可倚杵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 輔上元板無一字

上冠禮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鼎銘

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狷豸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鷺彌

也孟子音義倪謂繫倪小兒也

周禮斡人注鯁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若據按揚升庵廣之

曰大戴禮記蘭氏之根懷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為洞簫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

石鼓文帛魚鱗鱗又云有鱒有鯽即白魚也有鱒元板作有專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儀禮大司馬孟子云巨擘若據世語云拇食指

左將指儀禮鄉射大射注按既夕記亦名中指無名指孟子小指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云季指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

兖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

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樂城詩云去住由人真水

母簞瓢粗足似山雌似元板作亦

殷芸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中三

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茆

屋老三間簡齋若據按簡齋陳與義號詩士龍同此屋三間又

云士衡去國三間屋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張文潛謂

波稜白波 波稜元板 稜國來 作坡陵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云醫

均者秦之良醫若據按刺殺扁鵲者亦秦太醫合李

巫彭作醫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飢貸季素問上古醫曰

苗父說苑 若據按漢藝文志大古 有岐伯俞拊應劭曰黃帝時醫

黃石圯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柑林之奇為衆推服

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

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相樛也葵字襲明子柑字 和伯樛字廷仲里居

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方德順陸亦顏胡 原仲劉致中見呂

居仁寄和伯 少穎廷仲詩

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呂成公謂爭校是井不如斂藏持養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賙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

也李明人黃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

以厲澆俗

淳祐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古往

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誠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交僧道

潛復以自號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質為

陸贄質即陸淳 非贄也

磨衲集王公庭秀若據按庭秀慈溪人為 王氏鄉先輩故稱公作於紹興壬子考

其論議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謂蘇黃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儉茂惡家以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孳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溫韜也惡復誅臻

天道昭昭矣

若據按此其有感揚運真伽之事王氏有應首肯我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况朝而受業為士之箴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不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鳴雞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為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
妙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
方技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
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子曰
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
母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
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
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燾母有疾視
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顏有錮
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
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間道奔本朝

王舍世祿爲寡士乃絕口不言伯溫子溥自禮部郎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石刻蓋統

和十年伯溫高大父所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溫記其墓共今辰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
若璩按何肥瞻曰康節墓誌銘乃明道所撰但言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
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初未有其父間道來奔之事令進既逮事藝祖安得太宗淳化三年尚建寺於遼之境內耶大抵出自其後人誣妄喜新者遂傳之耳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
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
於書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
害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
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

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

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

散與發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

求從言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

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

然何足以為妙論

若據按隋經籍志子部五行有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亡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者素王

妙論又存於本南陽人一語目越世家註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

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

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

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若據按二年改

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者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

也士之有誅自此若據按此字當作縣黃父上回始也邾婁復之以矢

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鬢而弔也自敗於

臺始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廟

有二主目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殤

用棺衣按衣下脫棺字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

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大夫疆而君

殺之義也按疆而君殺之義也七字當作而饗君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

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按此三句從初刊本增補乎冠紫綬自

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

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六佾晉於是始

墨按此下脫始用葛菲始厚葬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鑿魂

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亳社魯於是

羔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偏者始之不謹

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

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馮鑑續事始未繪撰事原高承益益為事物紀原然

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言

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蘇文

忠公言春秋書作工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

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

謹始之義若璩按顧仲恭以通鑑不詳及核下戰謂古人讀書亦未必精審勝吾輩初怪其言之太過今王氏於左傳禮記尙

爾余不勝慨歎仲恭言端有味哉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

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其化為坎先風

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

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歲晚閒

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

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甕傷桃者或戒於李

楚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壑北夢瑣言唐明宗不

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

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
 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
 更涵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
 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專心
 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
 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
 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
 萬四千九百三若據按郡國志引三作二十三蓋周之盛也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若據按潛夫論本作治金以鹽攻見帝王世紀

玉以石

若據按何肥瞻曰治仍作洗妙盡物理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
 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
 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天下丁度為序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
 星質也東坡以圯上老人為隱君子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
 魯公相本朝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
 猶不忘唐也

劉夢得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
 子之可聞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策問

奏劄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晁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相國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

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

唐六典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仰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槌之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

禽

詩釋文草木疏云葍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葍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眾郭有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

若據按元末江南人才至矣而王氏以博學雜文名已旌獨不及焉當時必有所以自處者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

心常富季元衡儉說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

若璩按炳燭齋隨筆嘗於己不啻於人謂之儉啻於人不啻於己謂之吝吝於人并啻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

荀悅申鑒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遯跡驅雞吏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亦此意

也觀此則見周子窻前草不除之意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遷都也咈百姓以從己欲其效可睹矣

後魏溫子昇闔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十無違彫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

言兒郎懣改媿嘗辨之

真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

義

傅子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已無薄於人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海之慈卽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若據按本作十七萬七千九百六

十至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

千八百四按漏十字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

祖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

百八十萬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

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

一百三十四兵禍之慘如此若據按孝平元始二年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

至光武中元二年戶止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泐者之吉沂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稔之厄東坡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
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
文以沈音沈謂沈湏之后誤矣
曾攷字彥和爲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
目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攷爲肢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
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
役與王師爲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
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
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

饑荒羅鼎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
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者謂尹
吉甫蜀人爲作清風堂其謬妄甚矣物則秉彜之
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撥蜂之讒能知而
不能行也

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恆四體書序考之
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鯢
莊子音義崔謨云鵬音鳳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爲王巾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友五

八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不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

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

則唐以前已有之若據按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亨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儼同時經籍志鮑至撰

南雍州記記云南陽城內見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為城隍神記文則見通典引者

唐子西採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

下一句未見所出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

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蓋不知

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自成臯入關收

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

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

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

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名

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

出軍宛葉間此即轅生也轅與袁同 若據按引高祖紀登即轅生已見洪氏隸釋 楊升庵

載北碑繫以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履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今刊本鈔本俱無知屬楊氏假託所謂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者或訝曰王子充引辯水經語子信其為王氏而升庵明引王氏語子反制止之何居余笑曰觀人於其素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僊

歐陽公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

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

起公偶未之考耳若據按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傳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

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
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

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賦楊文公

詩亦作郵石郵風賦

客心愁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己曰君子儒為人

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蹠分焉服言行而堯桀

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慄乎其可

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

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

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

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

以欺其鄉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楊二君李翱所

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

馬永卿也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

無天甚矣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

作卜

若據按今風俗通義無
則王氏所見猶全本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于唐末凡五亂寶應元年

袁龜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栗鎧殺其

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

中和元年鄧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也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璩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紀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璩字挺秀見世系表孟子曰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

作唐一經誅姦諛於既歿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若璩按比之匪人何潛德之有不讀水貞行耶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學常縱淮南誤說苑亦云常縱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齏壽五年禱壽七年語本

考工記

北齊釋盧思道之詩得八首若璩按各作挽歌十首人稱八米盧

郎或謂米當為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四三王六五帝

四三墳六五典三二耀六五緯皆本於此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
硯君苗未知氏姓考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
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
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為崔君苗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
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
情尚繁而不取色澤兄文章高遠絕異然猶皆欲
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
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
之至此乃出自然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鄧令便道之職茂安

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
晝夜號泣舉家慘蹙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
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蠶玉篇蟲穴也房中切害
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
望來報士龍荅書曰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
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
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
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
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
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下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
代序官無通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

國朝通志卷二十一
十六
庫恆實榮辱旣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
季冬之月牧旣畢嚴霜隕而兼葭菱林鳥祭而罽
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岡密罔彌山放
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
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邊海浦隔截曲隈隨潮
進退采蚌捕魚鱸鮪赤尾鯪齒比目不可紀名鱸
鱠鯪炙鯧鯪烝石首臠鯊鯨真東海之俊味肴膳
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
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
南邊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
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

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
石身在鄆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
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柔弧蓬
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
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
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
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茂安又答曰於母前
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爲典
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
其言能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
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

大人元板
作大夫

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昭昭矣

東坡觀碁詩誰與碁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木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

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鄭縈可謂知其量矣後村詩謂未必朱三能跋扈祗因鄭五欠經綸朱溫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於鄭縈何議焉

靈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

水經注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

城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輿並耕沮溺倚條丈人一時在野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眷眷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史謂蔡也若據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大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即蔡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

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儵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為詩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九歎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

皆謂人君今以為宰相誤矣若據按淮南王術訓在卿相人君掄策于廟堂之上

亦兼君相言之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

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李微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于獻帝所實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

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
中歷晉晉陳復爲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至道三年真宗卽位製之其後凡嗣位則更製
乾興元年仁宗卽位嘉祐八年英宗卽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汝
繳進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
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旣壽永

昌玉璽于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元符三年玉璽蓋徽宗卽位所製
璽也而更爲寶匱也而更爲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有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爲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爲經畧以總制之咸亨末德祐若據按瀛國公初卽位乙亥改元初賣降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賣降矣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漢官儀鹵簿篇晉有鹵簿圖鹵簿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景德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年綬取舊編

益新制上鹵簿圖記十卷政和七年詔改修宣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趙安仁作戴斗懷柔錄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錄戴斗

謂北方

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

其形如履

古童兒所戲之器非土壤也

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十四

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

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

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

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

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劉之道焯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言語而

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鞮而

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

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

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

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

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高弟元板作高第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偽

字也若璩按見顏氏家訓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

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

車三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諫不

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聚作曼友皆誤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晁子止昭德讀書志考之東京

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公宅本

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

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密嚴

堂若璩按當時春明宅子就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侍次道家書也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

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

美玉按紀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瑊斲其

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瑊注非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

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

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

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遷

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

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至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考

常至元板作常置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

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

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

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若瓌按後魏書釋老志以延康龍漢赤

明開皇為劫數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

綱傳崧卿曾幾移疾不行

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當時以為先兆

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

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謫誕者又攘莊周列

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

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

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誠子孫曰道士本以

爭牝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無

若瓌按舊唐書姚崇傳作為初刊本果然

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非始於光庭也

若瓌按舊唐書方伎傳道士葉法善僧子笑神秀並列而新書則削去爭笑等意始見於李蔚傳贊中耶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誤以北辰為北斗蓋

近世依託為之

鵠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

人經

漢尉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

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
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
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
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
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
乃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
葷屏酒醪可汗常與共國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

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

釋氏至姚興而盛道
家至寇謙之而盛

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

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平首以為
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
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
而為燕秦之僂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老四變而
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人心泛然
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大事注詩云西
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
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
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傑戎窮幻駕
空說通曆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謂釋

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

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

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按春秋莊公七

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

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

月五日也以是考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

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為此說

漏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讖書

其來遠矣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

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

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灰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

矣曷為求之它

通典唐有符祆正謂之視流內

祆呼煙切胡神也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

不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

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

文忠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灰灰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

淨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密來曾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太宗也皆因避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字武為真武字杓為真杓崇文總目謂太宗經曰太真經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為女真遂為靖康之兆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襲列子之言非實

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

惟佛與佛
出法華經

放翁載長蘆宗蹟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

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
中民十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
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
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
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
矣宗蹟以浮屠氏而能為此言其墨名而儒行者

與

儒之教以萬事為實釋之教以萬法為空

萬事元板
作萬法

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為
德士其相反如此

世說王丞相導

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

閣此即蘭
若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
經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為
之何哉

西山先生題揚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
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
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跋普門品曰
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
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
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
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

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為
 苦海一念清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
 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
 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
 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普門品曰
 錢文季維摩庵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
 西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
 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鄧志宏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塑象
 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
 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儒之道其然

乎

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
 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
 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杭州南亭記武宗去
 山臺野邑四萬所

困學紀聞卷二十一

此山臺觀最妙
 山臺觀在四清池
 林樾清涼近宗古
 大德寺蓋有題辭者為寺碑並皆為碑
 吳云會要云味一寺在江表諸國中對山

宋王尚書厚齋先生困學紀聞
 二十卷初鏤板於元大德間明弘
 治萬曆中俱有重刻本是書為先
 生晚年所著會稗羣籍穿穴紛
 綸學者每苦津逮之難茲得太原
 閻百詩徵君箋釋各條之下又得
 長洲何義門學士披閱本暇日以
 大德本耳為勘對有文義可兩存
 者並注於後因鳩工刻置家塾而
 記其顛末如此乾隆戊午八月祁

門馬曰珞書於禁書樓

宋並對於因賦工後置卷壁西
大對本耳為德隆有入幾可兩存
身既何處門學士林閱本雖日必
聞百特繼故變釋谷新之不入醫
餘學皆每苦戰逐之轉益壯大氣
坐與平必養會特戰難容大必
合萬習中則亦重險本長書為者
二十卷心難於於天大氣間則
宋王尚書與蕭光王因學

